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视阈下的日欧 全面战略合作解析

张伯玉 郭 葛

内容提要 2018 年,日本和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日本—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日欧关系发展达到一个全新的战略水平。在此框架下,日欧就可持续互联互通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绿色领域的气候变化、碳排放,数字领域的数字跨境自由流动,以及安全防务等重点领域进行多方位的深入合作。日欧合作的背后不仅有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需求的内在驱动,还有“中国因素”“美国因素”及乌克兰危机等外部因素推动。日欧全面战略合作的深化不仅关涉美国联盟战略布局,而且深刻影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未来走向,增加了南海、台海地区的不稳定性。对华出口与市场的依赖及美国“有条件”的支持,使日欧双方的合作具有局限性。此外,由于日本与欧洲国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遭遇困难、日本国内宪法限制及欧盟内部分

* 张伯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邮编:100007);郭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2445)。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战后日本历史进程与国际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22VLS014)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审读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歧,日欧安全防务合作也难以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 区域国别研究 日本 欧盟 全面合作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在美国对华战略性竞争态势下,第三方力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中欧洲国家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群体。无论是英法德等大国,还是汇聚 27 国力量的欧盟,以及向印太地区扩张的北约,都在安全、经贸、全球治理等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日本也是典型的第三方。多个第三方国家进行集体行动可能导致的战略选择给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未来走向将带来更大冲击。

近年来,日本与欧洲国家战略接近与全面合作显著加速。2018 年 7 月 17 日,日本与欧盟经过五年多谈判签署了《日本—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此后,在经济伙伴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之下,2019 年 9 月,日欧签署《日本—欧盟可持续互联互通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2021 年 5 月签署《日本—欧盟绿色联盟》,2022 年 5 月签署《日本—欧盟数字战略伙伴关系》,2024 年 11 月 1 日签署《日本与欧盟安全伙伴关系》。对此,日本外务省欧洲局政策课总结指出,双方已经成为“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基本价值和原则为基础”的战略伙伴。^① 在 2022 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相关人士甚至宣称“正生活在欧盟与日本关系的‘黄金时代’”^②。此外,2023 年 7 月,日本还与北约签署了升级版合作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ITPP)。

近年来国际体系多极化趋势明显,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断深化,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在此背景下,日欧加速推进全面战略合作,这一行动背

^① 外務省欧州局政策課、『日 EU 関係』、令和 6 年 11 月、<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440027.pdf>, 2024-11-28.

^②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The EU and Japan: Strategic Partners in the Indo-Pacific,” April 4, 2022, <https://ecfr.eu/madrid/article/the-eu-and-japan-strategic-partners-in-the-indo-pacific/>, 2024-10-09.

后深层逻辑是什么?其中,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又发挥着何种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学界既有的关于日欧合作文献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将日本、欧盟、北约相关的官方文件,以及日本与欧盟、北约签署的合作文件进行深入分析,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法与定性分析法,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角度探究日欧全面推进战略合作的深层原因,列举双方合作的重点领域,并探究其产生的影响与发展限度。

一、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动因

(一)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内部动因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内部动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双方看到包括贸易和投资在内的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这是双方强化关系的直接驱动因素。2018 年 7 月 17 日,日本与欧盟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首个包含实施《巴黎协定》具体承诺的国际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生效使相关区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约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0%和世界贸易的 40%。^① 协定全面实施后,欧盟 99%的关税和日本 97%的关税都将被取消。2019—2022 年间,欧盟对日本的商品出口增长了 13.8%(从 626 亿欧元增长到 713 亿欧元),而欧盟的进口增长了 11%(从 630 亿欧元增长到 700 亿欧元),日欧双边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从 2019 年的 1730 亿欧元增至 2023 年的 1886 亿欧元。^②

其次,进入 21 世纪以来,双方战略合作需求不断上升。日欧关系由经贸为主转向政治、安全防务全面发展。在日本看来,全面发展与欧盟的关系可以提高其国际影响力。日本 2024 年《外交蓝皮书》强调指出,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本基于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安全不可

^① Eamonn Noonan, Kjeld van Wieringen, “Japan’s global vision—Tokyo’s evolving foresight practices, Indo-Pacific strategy and EU-partnership,”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051/EPRS_BRI\(2021\)698051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1/698051/EPRS_BRI(2021)698051_EN.pdf), 2024-10-10.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 Trade Relations with Japan. Facts, Figures and Latest Developments,” https://policy.trade.ec.europa.eu/eu-trade-relationships-country-and-region/countries-and-regions/japan_en, 2024-10-20.

分割的认知,为捍卫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加强与欧盟和欧洲国家的合作变得更加重要。此外,与欧洲合作对提高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也很重要。^① 具体而言,正如日本欧洲问题专家鹤冈路人指出,除美、澳、印、韩等国家外,欧盟是日本的政治外交伙伴、协同作战伙伴、非“美”伙伴,是日本外交安全上有价值的伙伴。^② 进而言之,日本推进与欧洲合作的战略意图是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压力。曾任安倍内阁的内阁副官房长官助理兼原信克在接受日本《外交》杂志采访时,简明扼要地揭示了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方针。他说:“安倍内阁外交的根本是战略平衡,即在中国日益强大并偏好垂直国际秩序的形势下,日本要维持与中国的平等关系,就要增加朋友、减少敌人。要在坚持与美国同盟关系的基础上,拉拢澳大利亚和印度,团结东盟国家,深化与欧洲民主国家的关系,并与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与中国建立平等稳定的关系。”^③ 这是对安倍政府应对中国崛起策略的简要而精准地概括。除与俄罗斯关系外,肇始于安倍政府的这一日本对华政策方针将长期贯彻下去。

欧盟则试图寻求以战略自主来应对或对冲大国竞争带来的挑战,并力争使自己成为全球政治中的一个“自治极”。^④ 2013年,欧洲理事会关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中首次出现“战略自主”一词。^⑤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表示,最接近“战略自主”定义的是2016年欧盟理事会发布《理事会关于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实施欧盟全球战略的结论》这一文件中表述,“在必要的时间和

① 外務省、『外交青書 2024(PDF)』、令和6年6月8日、<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4/pdf/index.html>, 2024-11-28.

② 鶴岡路人『日欧安全保障協力—NATOとEUをどのように「使う」か』、https://www.nids.mod.go.jp/publication/kiyo/pdf/bulletin_j13-1_2.pdf, 2024-11-28.

③ 兼原信克、『自由主義的な国際秩序へのリーダーシップ』、『外交』2020年第63号、11頁。

④ 赵怀普:《欧盟应对中美博弈的策略选择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国际展望》2021年第5期,第27页。

⑤ Europe Council, “Conclusions,” December 19/20, 2013,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217-2013-INIT/en/pdf>, 2024-12-01.

地点自主行动,并尽可能与伙伴合作的能力”。^① 在经济与贸易领域,欧盟还进一步提出“开放性战略自主”。2020 年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欧洲的关键时刻:修复并为下一代做好准备》文件中表示,为强化价值链,欧盟必须坚持“开放性战略自主”模式,这“意味着要构建新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发展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同时保护自己免受不公平和不法行为的侵害”。^② 2021 年 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开放、可持续和坚定自信的贸易政策》报告,将“开放性战略自主”定义为“欧盟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并通过领导和参与塑造周围的世界,反映其战略利益和价值观”。^③ 2022 年,《欧盟战略自主 2013—2023》研究报告指出,“自 2021 年来,欧盟战略自主的范围已经扩大到几乎所有欧盟政策领域,包括欧盟的价值观”。^④ 对此,有中国学者指出,“‘战略自主’的重大意义在于明确了欧盟的国际定位和战略取向,并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提供了行动指南”。^⑤ 无论是日本还是欧盟,都亟须提高自身在全球层面的自主性,以在未来的国际格局中维持自己的地位。

(二)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外部动因

日欧推进全面战略合作的外部动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 “中国因素”是首要外部驱动因素。从日欧立场来看,所谓“中国因

^① Josep Borrell, “Why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Matters,” March 12, 2020,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why-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matters_en, 2024-12-01;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Council Conclusions on the Implementing the EU Global Strategy in the Area of Security and Defence,” November 14, 2016,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22459/eugs-conclusions-st14149en16.pdf>, 2024-12-01.

^② European Commission, “Europe’s Moment: Repair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May 27, 202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PDF/?uri=CELEX:52020DC0456>, 2024-11-28.

^③ “Trade Policy Review: An Open, Sustainable and Assertive Trade Policy,” February 18, 2021, https://eur-lex.europa.eu/resource.html?uri=cellar:5bf4e9d0-71d2-11eb-9ac9-01aa75ed71a1.0001.02/DOC_1&format=PDF, 2024-12-2.

^④ Mario Damen, “EU Strategic Autonomy 2013-2023: From Concept to Capacity,” European Parliament, July 2022,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2/733589/EPRS_BRI\(2022\)733589_EN.pdf](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BRIE/2022/733589/EPRS_BRI(2022)733589_EN.pdf), 2024-11-28.

^⑤ 赵怀普:《“联盟化”趋势浮现:战略自主下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新变化》,《当代世界》2024 年第 6 期,第 28 页。

素”是推动其加强战略合作的首要外部驱动因素。欧洲明确转变对华认知是在 2019 年。以合作与竞争为分野来看,欧洲对中国的认知逐渐转向更强调后者,对中国定位也由合作伙伴、经济竞争对手转变为制度性竞争对手。这在 2019 年 3 月欧洲委员会和外交安全政策首席代表联合发布的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中得到明确体现。该文件在将中国描述为既是“合作伙伴”“谈判伙伴”也是“经济竞争对手”的同时,更将中国视为试图传播不同治理模式的“制度性竞争者”。^① 这既揭示了欧洲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复杂性与多重性,也表明在欧洲对华关系中合作与竞争的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此外,2019 年 12 月,北约峰会首次提及中国,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北约需要作为一个联盟共同应对”。^② 2020 年 11 月,北约发布《北约 2030:团结面对新时代》改革报告,视中国为“全频谱、系统性对手”,并表示将以印太地区为重点发展全球伙伴关系。^③ 2022 年 6 月,北约通过的新版“战略构想”首次提及中国,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④ 该构想指出,中国雄心勃勃的强硬政策正在挑战北约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北约将应对中国对欧洲—大西洋安全构成的系统性挑战。

日本明确转变对中国战略定位认知是在 2022 年。岸田文雄政府在同年 12 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明确提出,中国是“有史以来的最大战略挑战”^⑤,这与 2013 年将中国对外立场和军事活动视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⑥等表述形成了对比,日本对中国表现出迄今

① European Commission, “EU-China: A Strategic Outlook,” March 12, 2019, <https://commission.europa.eu/system/files/2019-03/communication-eu-china-a-strategic-outlook.pdf>, 2024-10-10.

②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London Declaration,” December 4, 2019,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171584.htm?selectedLocale=en, 2024-11-19.

③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 November 25, 2020, https://www.nato.int/nato_static_fl2014/assets/pdf/2020/12/pdf/201201-reflection-group-final-report-uni.pdf, 2024-11-29.

④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2024-11-19.

⑤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Japan,” December 2022, <https://www.cas.go.jp/jp/siryou/221216anzenhoshou/nss-e.pdf>, 2024-10-22.

⑥ Prime Minister’s Office of Japan,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December 17, 2013, https://japan.kantei.go.jp/96_abe/documents/2013/_icsFiles/afieldfile/2013/12/18/NSS.pdf, 2024-10-22.

未曾有过的不安与警惕。

总体来看,欧盟与日本对华认知逐渐趋同,都认为中国在政治上对亚太地区国际秩序带来挑战,在经济上挤压其竞争空间,在军事上的崛起也需应对。现任欧盟驻日本大使埃里克·巴盖特(Jean-Eric Paquet)在采访中也表示,“欧盟对华认知与日本对华认知重叠的部分很大,”他进而表示,“面对中国巨大的实力,为应对中国与日本合作越发重要”。^①

2. “美国优先”与“美国缺位”的推动。对日欧来说,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并不存在与美国结盟之外的选择。^② 但是,在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以“美国优先”为执政理念,基于交易逻辑片面衡量盟友贡献,不仅削弱了日美同盟的战略互信;也导致欧盟主要国家特别是法德两国,对美欧关系的信心减弱,更加积极谋划战略自主。在经贸领域,美国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甚至摆出不惜与欧盟进行关税战、贸易战的姿态。^③ 在自贸区建设方面,美国以双边取代多边谈判,置美国此前主导的广域自由贸易区于不顾。2016年,《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谈判陷入停滞,2017年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尽管美欧之间过去也存在着对立和冲突,但这一局面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从未遇到的状况。拜登就任总统后,主张回归国际协调并重振同盟关系。但是,日欧也认识到,拜登总统彻底改变特朗普政策的空间有限,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矛盾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政策的主要原因。^④ 2024年11月,特朗普再次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优先”再次升级。12月,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上警告欧盟,除非其成员国购买更多的美国石油和天然气,否则,将面临对美国出口的贸易关税。^⑤ 2025年,特朗普就任总统后不久,即于2月10日宣布恢复对钢铁征收25%的关税,并将铝的关税提高

① ジャン＝エリック・パケ、小南有紀、中村起一郎「駐日 EU 大使インタビュー 安全保障から DXまで 重層化する日 EU 協力」、『外交』、2024 年第 86 号、16—17 頁。

② 日本国際問題研究所、「混迷する欧州と国際秩序」, https://www2.jiia.or.jp/pdf/research/H30_Europe/JIIA_Europe_research_report_2019.pdf, 2024-11-28.

③ 陈静静、张勇:《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深化合作》,《欧洲研究》2021 年第 2 期,第 66 页。

④ Juan Tovar, “Biden y el futuro de la relación EEUU-UE,” February 2, 2021, <https://www.realinstitutoelcano.org/analisis/biden-y-el-futuro-de-la-relacion-eeuu-ue/>, 2024-11-28.

⑤ Jillian Ambrose, Kalyeena Makortoff, “Donald Trump Tells EU to Buy More US Oil and Gas or Face Tariffs,” *The Guardian*, December 20, 2024.

到 25%，并宣称“没有例外和豁免”^①，这意味着日本、欧盟也要遵守这一结果。对此，欧盟表示将采取“坚定且对等的”反制措施。^②

美国在多边贸易谈判中的缺位将日本推向全球经贸合作前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经济战略。2012 年，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后，自由贸易战略被提到新的高度。无论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谈判的达成，还是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签署，日本均积极作为，主动担任自由贸易旗手，力争在构建新型广域经济秩序中发挥核心作用，成为全面、均衡、高水平规则制定的引领者。在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向《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转变的关键节点上，日本以全球参与者为切入点，展开更为积极主动的外交。一方面，推动低配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尽快成型；另一方面，加快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正如 2019 年 12 月日本内阁府“TPP 等综合对策本部”(原“TPP 综合对策本部”)指出的，“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并蔓延的背景下，日本高举自由贸易旗帜，率先推动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与除美国外的环太平洋 11 国参加的经济合作协定(TPP-11)的签署，不仅在全球起到了示范作用，也为日本在亚太和欧洲地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使其战略关系进一步强化”。^③《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日欧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一方面，对美国的单边保护主义形成一定压力；另一方面，日本力图通过巨型自由贸易协定(FTA)在日美双边贸易谈判中争取有利空间，获取一定筹码。^④

2018 年，日本和欧盟在签署两个协定时发表的《第 25 届日本—欧盟首脑会谈联合声明》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立场。该声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Restores Section 232 Tariffs,”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fact-sheets/2025/02/fact-sheet-president-donald-j-trump-restores-section-232-tariffs/>, 2025-2-12.

② European Parliament, “EU-US Trade: How Tariffs Could Impact Europe,”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topics/en/article/20250210STO26801/eu-us-trade-how-tariffs-could-impact-europe#what-parliament-is-calling-for-7>, 2025-2-13.

③ TPP 等総合対策本部、「総合的な TPP 等関連政策大綱」、令和元年 12 月 5 日、https://www.cas.go.jp/jp/tpp/tppinfo/kyotei/tpp11/pdf/20191205_tpp_taikoukaitei.pdf, 2024-11-28.

④ 刘瑞：《日本的广域经济合作战略：新动向、新课题》，《国外理论动态》2019 年第 8 期，第 108—109 页。

明在强调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重要作用的同时,表示要继续反对保护主义。同时,还表示要提高世界贸易组织谈判、监督和争端解决等功能及其效率,致力于实现世贸组织的现代化。^① 日本参议院外交防务委员会调查室的上谷田卓在2019年11月刊文明确指出,日本—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具有促使美国转变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意图。“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先进的贸易规则将为世贸组织的规则制定和其他自由贸易协定或经济伙伴关系的谈判提供参考,并有潜力成为全球标准。进而,在美国保护主义倾向增强的形势下,共有基本价值观的日本和欧盟缔结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推动国际社会重新认识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性,并促使美国转变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还可以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全面增长奠定基础。”^②

3. 乌克兰危机的“助攻”。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在欧洲和全球范围升级。6月29日,根据乌克兰危机后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北约在马德里峰会期间正式出台新版战略概念文件《北约2022战略概念》,系统规划了北约未来十年的大战略。^③ 以捍卫安全利益为核心,北约重新研判并阐释了当前和未来面临的现实性安全威胁。其现实性威胁认知包括两方面:其一,俄罗斯被界定为跨大西洋安全的首要战略威胁;其二,“泛安全化”趋势正在给北约安全环境带来威胁。^④ 在大战略层面应对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安全风险被重新设置为北约的优先目标,构成其未来大战略的主基调。北约的潜在性威胁认知主要集中于亚太和对华政策两方面:一方面,北约宣称亚太地区事态发展会直接影响欧洲—大西洋的安全,因而需要加强与亚太地区新老伙伴的对话与合作;另一方面,北约认为中国对其安全、价值观等构成“系统性挑战”。基于上述潜在性威胁认知,北约将亚太地区作为战略扩张新方向,并将对华政策作为未来的

① 外務省、「第25回日EU定期首脳協議 共同声明(仮訳)」、2018年7月17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2198.pdf>, 2024-11-27。

② 上谷田卓「日・EU経済連携協定の特徴と論点—アジアと欧州をつなぐ包括的・先進的な通商ルール—」、「立法と調査」、2019年、No.410、109頁。

③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2024-11-19。

④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22年第5期,第70页。

重点政策领域,明确将中国界定为“系统性挑战”。北约的“印太转向”将“使亚太地区大国战略竞争更加激烈,给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带来不容低估的冲击,尤其对中国的国际与地区影响力构成制约”。^①

乌克兰危机还使北约与欧盟关系的性质得到进一步明确、双方军事合作明显加强。“依托于跨大西洋同盟框架,欧盟与北约关系以欧美关系的调整与变化为主轴,经历了一个从派生性关系走向‘战略伙伴关系’并继而浮现‘联盟化’趋势的渐进发展过程。”^②《北约 2022 战略概念》,明确表示“北约和欧盟在支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的作用互为补充、协调一致、相辅相成”^③，“实际上明确了‘北约为主、欧盟为辅’的欧洲安全架构。”^④2023 年 1 月,《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声明》还表明“未来北约与欧盟将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将两者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将进一步加强在现有领域的合作,扩大和深化合作”^⑤，“欧盟与北约之间进一步呈现某种‘共生关系’”。^⑥在该背景下,日本与北约、欧盟的安全防务合作得到进一步促进。在同年 7 月的北约峰会上,签署《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军备控制、海上安全、供应链和复原力等广泛领域的合作。2024 年 11 月 1 日,签署《日本与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日本成为印太地区第一个采用此类政治框架以加强与欧盟在安全和防务领域合作的国家。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乌克兰危机长期化的态势下,日欧无论哪一方都缺乏决定国际秩序走向的实力,但双方在规则而非权力的基础上深化全面合作的战略选择,无疑将产生重要影响。

① 徐若杰:《北约战略转型:动力、趋势及政策影响》,《欧洲研究》2022 年第 5 期,第 73—74 页。

② 赵怀普:《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太平洋学报》2024 年第 7 期,第 27 页。

③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2022 Strategic Concept,” June 29, 2022, <https://www.nato.int/strategic-concept/>, 2024-11-19.

④ 赵怀普:《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第 36 页。

⑤ “Joint Declaration on EU-NATO Cooperation,” January 10, 2023, https://www.nato.int/cps/en/natohq/official_texts_210549.htm, 2024-11-30.

⑥ 赵怀普:《欧盟与北约关系的演进逻辑及发展趋势》,第 36 页。

二、日欧全面战略合作的重点领域

《日本-欧盟及欧盟成员国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指出,日欧双方“决定通过全面加强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促进双方之间的全面伙伴关系,并加强各级磋商,通过在所有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采取共同行动等,促进合作并维持合作整体一致性”^①,标志着日欧关系的发展达到了全新的战略水平。此后,在经济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2019 年 9 月,签署《日本—欧盟可持续互联互通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2021 年 5 月,签署《日本—欧盟绿色联盟》;2022 年 5 月,签署《日本—欧盟数字战略伙伴关系》;2024 年 11 月,签署《日本—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日欧双方合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安全防务等领域,包括环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在中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长期化的态势下,日欧全面战略合作旨在使用规则性权力规避美国单边主义风险,规范中国的国际行为,试图强化全球治理中的“日本、欧洲色彩”,共同塑造所谓“自由贸易旗手”“普世价值守护者”“海上安全守护者”的角色。

(一) 推动可持续互联互通与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

有日本学者指出,在欧盟制定互联互通战略的过程中,日本进行了各种推动。正因为此,欧盟的互联互通战略与日本推动的“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倡议有很多共同之处。欧盟对可持续性和国际规则的重视,与日本倡导的“高质量基础设施”理念也有很多重合之处。日本与欧盟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可以说是必然的。^② 埃里克·巴盖特表示,“关于对华关系,欧盟从日本方面学习了很多。未来也将继续利用

① 外務省、「日本国と欧州連合及び欧州連合構成国との間の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協定(PDF)」、<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1941.pdf>, 2024-11-27。

② 鶴岡路人、「第 9 章 変化するアジア・欧州関係」、「混迷する欧州と国際秩序」、令和 2 年 3 月、https://www2.jiia.or.jp/pdf/research/R01_Europe/09-tsuruoka.pdf, 2024-11-28。

各种机会与日本交换信息、加强协商”。^①

2018年9月,欧洲委员会和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联合发布政策文件《欧洲—亚洲互联互通战略》。该战略旨在促进并改善欧洲和亚洲之间,包括交通基础设施、数字网络和能源等领域在内的互联互通。该战略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出要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展开竞争,但毫无疑问,欧盟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威胁。该战略强调“欧洲方式”,并以实现可持续、全面,以及基于规则的互联互通为目标。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相反的针对性指向,即“以不可持续、不全面、不是基于规则的方式正在进行着的互联互通”。从欧盟的立场来看,“可持续”是指要有市场效率性和财务可持续性。“全面”意味着包括交通、数字和能源等广泛领域。“基于规则”,则是应该重视“在国际上形成共识的实践、规则、惯例和技术标准”。此外,条件平等、公开透明的采购过程也至关重要。^②从欧盟角度来看,“欧洲方式”正在有意识地与“中国方式”展开竞争。

2019年9月,日本与欧盟签署《日本—欧盟可持续互联互通及高质量基础设施伙伴关系》,双方计划在包括数字、运输、能源和人文交流在内的所有领域的互联互通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根据该协定,日本和欧盟要充分考虑合作伙伴的需求,并最大限度地考虑其财政能力与债务可持续性,特别是在西巴尔干、东欧、中亚、印太和非洲地区,致力于确保各自与第三国合作伙伴的互联互通,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的协同效应和互补性并协调活动。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框架内的合作将尽可能通过现有的对话与合作框架进行,特别是在日本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基础上进行。根据《日本—欧盟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成立的联合委员会将定期进行进展审查。此外,双方还从建立21世纪自由、开放、基于规则的公平贸易和投资的高标准规则模式——日欧经济伙伴关系观点出

① ジャン＝エリック・パケ、小南有紀、中村起一郎「駐日 EU 大使インタビュー 安全保障から DXまで 重層化する日 EU 協力」、『外交』、2024 年第 86 号、16 頁。

② 鶴岡路人、「第 9 章 変化するアジア・欧州関係」、『混迷する欧州と国際秩序』（令和 2 年 3 月）、https://www2.jiia.or.jp/pdf/research/R01_Europe/09-tsuruoka.pdf, 2024-11-28。

发,要促进关于规制领域的合作和推动技术创新的政策协调。^① 日本—欧盟高端产业、贸易和经济对话可以作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战略对话论坛发挥作用。这标志着日本和欧盟在包括经济和人文交流在内的所有领域在双边和多边共同开展合作。

(二) 加强绿色领域的气候变化、碳排放及数字领域合作

近年来,在绿色领域和数字领域形成大国竞争的“新赛道”,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正如埃里克·巴盖特 2024 年 7 月在接受采访时指出,“这一两年日本与欧盟之间最强化合作的领域就是经济安全和技术合作”。^② 日本与欧盟先后于 2021 年和 2022 年签署《日本—欧盟绿色联盟》和《日本—欧盟数字伙伴关系》,旨在加强在绿色、数字领域等“新赛道”的合作。

2021 年 5 月 27 日,日本与欧盟宣布成立绿色联盟,并发表《日本—欧盟绿色联盟》文件。这是建立在欧洲绿色新政和日本绿色增长战略基础上,以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增强竞争力为目标的绿色联盟战略。该绿色联盟以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和 2050 年温室气体零排放为目标,为此,要发展兼顾气候中和、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循环型经济。作为加强合作的优先领域,首先双方将推动安全、可持续低碳能源技术研发及其贸易与投资合作。关于安全、可持续低碳能源技术合作领域,包括可再生能源尤其是海上风电、能源系统集成、能源市场改革、智能电网等。其次,双方还将加强规制领域的合作。该文件指出,“为加速向资源循环、气候中和经济的转型,并在国际上传播此类标准,以及为采用创新性的环境问题解决方案、可持续产品、安全而可持续的低碳技术,而加强规制领域合作。”^③通过该联盟战略,日本和欧盟将深化在能源转型、环境保护、规制框架和商业合作、研

① 外務省、「持続可能な連結性及び質の高いインフラに関する日 EU パートナースhip」、<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521612.pdf>, 2024-11-28。

② ジャン＝エリック・パケ、小南有紀、中村起一郎「駐日 EU 大使インタビュー 安全保障から DX まで 重層化する日 EU 協力」、『外交』、2024 年第 86 号、17 頁。

③ 外務省、「我々の環境を保護し、気候変動を阻止するとともに、グリーン成長を実現するためのグリーン・アライアンスに向けて」、<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94619.pdf>, 2024-11-28。

究开发、可持续金融,以及促进包括亚洲、印太和非洲国家等第三国的可再生能源普及方面的合作。

2022年5月12日,日本与欧盟宣布启动数字伙伴关系,双方签署《日本—欧盟数字伙伴关系》文件。这是一个以“可靠、自由的数据流动”(DFFT)为核心,涵盖贸易、隐私、安全、信任、数据利用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广泛领域的全面合作框架。文件规定,数字合作的优先领域主要包括个人信息保护、半导体供应链弹性及研发、5G及超5G、高性能计算和量子技术、网络安全、人工智能、数字互联互通、在线平台、数据(包括DFFT)、增强信任的技术、数字贸易、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际标准化合作、监管合作等。^①

日欧双方在绿色、数字领域,尤其是技术领域深化合作,有其深刻的内在驱动力。首先,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双方需要联合攻关才能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技术两极格局中拥有立足之地;其次,试图强化全球科技治理的“日本、欧洲色彩”,在科技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掌握话语权,形成符合日欧价值观的全球科技治理模式;最后,加强技术领域的战略自主性以平衡中美科技博弈的风险。^②

(三) 加强安全防务领域对话与合作

无论是对北约还是欧盟,日本都是其亚太地区的重要伙伴。对北约而言,日本是配合其向亚太地区拓展影响力的“桥头堡”。对欧盟来说,日本是其加强亚太战略、存在、行动,以及提升其作为全球参与者能力的重要战略伙伴。

冷战结束后,基于北约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将其从一个“冷战时代的地区性军事集团”转型为21世纪“全球性的政治和军事同盟”。2008年,日本成为北约的全球伙伴国,开启制度化合作进程。2014年,日本与北约签署《个别伙伴合作计划》(IPCP),为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规划了行动路

^① デジタル庁、『日 EU デジタ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令和4年5月、<https://www.mofa.go.jp/files/100343126.pdf>, 2024-11-28。

^② 胡芳欣、张利华:《日欧科技合作的特点及发展限度》,《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9期,第65—68页。

线图,引导日本逐渐融入北约主导的军事安全行动。乌克兰危机成为进一步驱动北约与以日本为首的亚太国家加强关系的重要契机。2023 年 6 月,日本作为唯一非成员国参与北约举行的“空中卫士 2023”大规模空中演习。此外,日本也在韩国之后加入了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COE),与北约开展网络攻防演习。2023 年 7 月 12 日,日本与北约签署升级版的合作文件《个别针对性伙伴关系计划:2023—2026》,标志着双方安全合作进一步提质升级。该计划指出,双方之间有四个优先合作课题,即新的安全挑战、传统安全问题、扩大合作活动、促进基本价值观。具体有 16 个合作领域,包括网络防御、战略沟通、新兴颠覆性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等)等。而该合作文件前身 IPCP(2020 年版)只有九个合作领域,因此,日本与北约的合作领域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基于该计划框架,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出现以下三方面的变化:(1) 除传统的安全问题外,就近年来合作取得进展的网络防御,以及信息操纵等新威胁,增加日本作为观察员身份参与北约演习等实际活动的机会;(2) 为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危机事态的抵御能力而应该提高韧性,日本和北约正在准备实施紧急救援行动和第三国撤离行动等联合行动;(3) 参加北约相关组织如合作网络卓越中心主办的关于网络防御、混合威胁和太空等新安全问题的培训研修活动。为顺利推进此类务实合作,双方还将努力提高信息共享能力。^① 日本与北约的安全合作取得了包括最高级别政治安全对话机制化等突破性进展,但由于战略资源有限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将不会形成传统的军事同盟关系。^②

与此同时,日本与欧盟之间的安全防务合作也在不断加强。2019 年 3 月 25 日,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委员会在东京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期间双方除决定加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数字经济领域合作外,还同意基于战略伙伴关系加强安全领域的合作。2020 年 10 月,日欧发表了《日本—欧盟关于开展海上联合训练的共同声明》。该声明指出,双方“为确保

① 外務省欧州局、日・NATO 国別適合パートナーシップ計画(ITPP)、令和 5 年 7 月 12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27275.pdf>, 2024-11-28。

② 朱海燕:《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突进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23 年第 5 期,第 117 页。

海上航线的安全,并保护世界海域免受所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将通过务实的海上合作,包括在航行和飞越自由方面的合作,共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① 2024年11月1日,日本与欧盟签署《日本—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双方决定建立并实施“量身定制、互惠的安全防务伙伴关系”。首先,双方建立了一系列对话机制,比如一年一度的定期首脑会议、日本与欧盟外长级战略对话、局长级年度欧盟—日本安全与防务对话、课长级别的专题对话等。其次,双方确定了有针对性的加强对话与合作的领域。具体领域主要有:包括作战行动和演习在内的海洋安全、太空安全与防务、网络、外国信息操作及干涉(FIMI)在内的混合威胁、核不扩散、裁军、小型武器在内的常规武器、包括国防工业相关事项的信息交流在内的日欧防务倡议、和平与危机管理、反恐对策与应对暴力过激主义等。再次,海上安全领域的具体动向尤其值得关注。根据该文件,日欧双方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的目标是推动建立自由、开放并基于规则的海上地区安全框架。具体行动包括:(1)包括通过欧盟海军部队亚特兰大行动和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部)之间的事务协定,促进海军合作。(2)通过包括共同指定的第三国随时参加在内的活动开展海上安全合作,如共同训练、港口停靠等。(3)特别是在西北印度洋欧盟协调海上存在倡议(CMP)框架内探索合作。(4)探讨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第三国海上能力建设合作的可能性。^② 对日本来说,借由这一伙伴关系合作框架,既可以持续吸引欧洲国家介入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为其在地区竞争中谋求利益提供支持;又可以深化武器装备和技术合作。在该伙伴关系框架下,国防工业和新兴技术领域的合作占据重要地位。随着欧盟防务自主的步伐加快,欧洲市场将成为日本武器装备和技术转移的重要潜在市场。^③ 对欧盟来说,正如2021年4月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盟印度—太平洋合作战略》指出的,通过加强欧盟在印太地区战略、存在和行动,提升其作为印太地区伙伴的作用,进而提升其

① 防衛省、『日 EU 共同海上訓練の実施に関する共同発表(仮訳)』、https://www.mod.go.jp/j/approach/exchange/area/2020/pdf/20201016_eu-j_e.pdf, 2024-11-28。

② 外務省、『日 EU・安全保障・防衛パートナーシップ(仮訳)』、<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747827.pdf>, 2024-11-28。

③ 子歌:《日本与欧盟建立防卫伙伴关系》,《中国国防报》2024年11月8日,第4版。

作为全球参与者的能力。^①

无论是日本与北约的安全防务合作,还是日本与欧盟的安全防务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和国防问题,而是涵盖越来越广泛的领域,包括网络和混合威胁、海上和太空及经济安全。日欧在地缘政治意图的驱使下,未来在亚太地区的合作将更为广泛和深入,势必给地区和平稳定和安

全秩序带来挑战。

三、日欧加强全面战略合作的影响

日欧全面战略合作,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强化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阵营对抗中国的协同效应

价值观是否具有“同质性”即是否共有基本价值观已经成为日本划分联合伙伴与拉拢对象的标准,并据此给中国贴上具有“异质性”价值观的标签,从而强行制造出以是否共有基本价值观为分野的两个互相对立的阵营,由此强化了所谓共有价值观阵营对抗中国的协同效应。日本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一些不共有普遍价值观的国家正试图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修正现有的国际秩序”,“一些不共有普遍价值观的国家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并且在某些领域比捍卫学术自由和市场经济原则的国家获得优势”,同时还指出“这些都是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活动”。^② 显然,日本已经给中国贴上了“不共有普遍价值观”的标签,并以是否共有价值观为标尺制造阵营化对抗。

日本与欧盟不断地强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及其深化的基础是

① General Secretariat of the Council, “Council Conclusions on an EU Strategy for Cooperation in the Indo-Pacific,” <https://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7914-2021-INIT/en/pdf>, 2024-11-28.

② 国家安全保障会議、『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令和4年12月16日、<https://www.whit-prolmodhtbprolgohtbproljp-s.libdb.ucass.edu.cn/j/approach/agenda/guideline/strategy/pdf/strategy.pdf>, 2024-11-28。

拥有共同价值观。例如,2018年《第25届日本—欧盟首脑会谈联合声明》指出,双方“将共同致力于维护和平、繁荣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表达了“共同促进民主、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以及造福所有人的自由、开放和公平的全球经济的决心”。^① 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9年9月举行的欧洲互联互通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说对此阐述得更加直白,“日本和欧盟作为战略伙伴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深入的合作,是因为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有什么价值观和原则呢? 战略伙伴关系优先考虑民主,其次是法治、人权和自由。日本和欧盟因此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他还指出,“日本和欧洲现在是同一旗帜下信奉共同价值观的两个坚强支柱。双方民众已经决定相互支持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如果世界是一艘航行在大海上的船,使日本和欧盟成为自由贸易旗手的经济伙伴关系和普世价值守护者的战略伙伴关系,两者将共同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可以消除任何摇摆。”^② 为牵制中国并制造阵营化对抗,日本不遗余力地塑造其作为所谓普世价值守护者的角色。

(二) 加强美国联盟体系的联动性,提升日本战略地位

自拜登执政后,美国利用亚太联盟体系调整,积极推动形成一个包括美国、欧盟、美国亚太盟友,以及印度等亚太伙伴国的以“盟伴协同”为核心特征的对华政策协调系统,范围覆盖“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③ 以美国为中心支点,实现北约、亚太双边联盟(美日、美韩、美澳等)、亚太多边联盟和准联盟(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日澳印四边安全对话机制)的融合对接,建立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策沟通协调机制,提升决策一体化程度,例如,建立或优化情报共享渠道、尝试形成一体化的军事作战指挥体系、通过常态化演习增强军事任务执行的互操作性等。

① 外務省、『第25回日EU定期首脳協議 共同声明(仮訳)』、2018年7月17日、東京、<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382198.pdf>, 2024-11-28。

② 『欧州連結性フォーラム 安倍総理基調講演』、令和4年12月16日、https://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019/0927eforum.html, 2024-11-29。

③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无论是从综合实力来看,还是在美国联盟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来看,日本战略重要性均明显上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一直是美国的桥头堡,美国通过日本在亚太地区投射其军事力量和影响力。从拜登政府主导推动构建的遏制中国的印太联盟体系的结构来看,无论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还是北约加强与日澳韩新印太四国伙伴关系,日本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如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在 2024 年 4 月 4 日发表的题为《2024 年的美日同盟:走向一体化的联盟》报告中称,“在短期内,全球和地区领导的重担将更多地落在东京身上”。^①

更为重要的是,除配合美国遏制中国的对华战略外,日本还积极主动地提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构想。“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构想就是日本创造并贩卖给美国的。2023 年出版的《安倍晋三回忆录》指出,安倍首相“从亚洲太平洋这个观点出发,提出了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一个‘自由之海’来定义的新的地缘政治学概念即‘自由开放的印太’。为了牵制正在走军事大国道路的中国,要寻求与共有基本价值观的亚洲国家,以及日美澳印合作”。^② 日本第一任国家安全局局长谷内正太郎也在文章中指出,“日本为了对抗中国,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可以与中国对抗的对抗轴”。^③

(三) 使南海、台海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在南海问题上,日本与欧盟的相关文件反复强调尊重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以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遵守仲裁法庭根据《海洋法公约》合法程序做出的裁决的义务等。虽然没有指明,但是南海相关争端方中实力最强大的就是中国,其针对性不言自明。

2021 年,日欧首脑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海问题,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鼓励和平解决两岸问题”。^④ 2023 年,日欧首脑峰会

① Richard L. Armitage and Joseph S. Nye, “The U. S. -Japan Alliance in 2024: Toward an Integrated Alliance,”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pril 2024, p. 2.

② 安倍晋三『安倍晋三 回顧録』中央公論新社、2023 年。

③ 谷内正太郎「海洋国家の外交戦略—太平洋同盟を軸として」、『世界平和研究』、2012 年春季号 3—4 頁。

④ “EU-Japan Summit 2021 Joint Statement,”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9922/eu-japan-summit-may-2021-statement.pdf>, 2024-11-30.

的《联合声明》中关于中国,明确提及“要与中国构建建设性和稳定的关系,在全球问题和具有共同利益问题进行合作的重要性”。^① 2024 年 11 月签署的《日本—欧盟安全防务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复杂化程度。在该框架下,不仅日本将持续吸引域外国家介入地区安全事务;欧盟也将通过“印度太平洋关键航道”和“加强亚洲安全合作”项目增强其在印太地区战略、存在和行动;未来双方还将持续探索并强化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第三国海上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现任欧盟驻日本大使指出,“欧盟愿以对日合作为中心,并与印度太平洋地区国家联合,发挥安全守护者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已经向该地区派遣了舰艇和战斗机,或者参加包括日本在内的联合演习。虽然各国参加的次数有限,但以欧盟整体来看,总是有成员国通过向印度太平洋派遣军事资产,或进行演习等方式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② 实际上,欧盟正在以在亚太地区宣示其军事存在的方式增强其存在感,并发挥宣传外交的功能,与其说为地区稳定做贡献,不如说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此外,北约虽无在南海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意图,但是,北约加强与以日本为首的印太伙伴的安全防务合作本身为南海和台海地区局势的变化增加了变数,使南海、台海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四、日欧全面战略合作的发展限度

2018 年,日本与欧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及《战略伙伴关系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日欧关系达到了全新的战略水平。在战略伙伴框架下,日欧在互联互通、绿色技术、数字科技,以及安全防务等领域进行了深入合作。但是,日欧全面战略合作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限度。

① 外務省欧州局政策課、『第 29 回日 EU 定期首脳協議 共同声明 骨子』、令和 5 年 7 月 13 日、<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528226.pdf>, 2024-11-28。

② ジャン＝エリック・バケ、小南有紀、中村起一郎「駐日 EU 大使インタビュー 安全保障から DXまで 重層化する日 EU 協力」、『外交』、2024 年第 86 号、16 頁。

(一) 日欧合作中涉华政策受对华经济依赖制约

日本与欧盟在对华政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合作,同时两者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依旧保持高度紧密。这种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日本与欧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合作深度。

从中国进口方面,日欧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有较强依赖。2020 年,中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①2021 年,中国是欧盟最大的进口伙伴;^②2022 年,中国为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③ 根据欧洲中央银行 2023 年针对欧元区重点企业做的一项调查,40% 企业认为自己完全或严重依赖中国供应,且 90% 以上表示如果这些关键供应突然不再提供,用来自其他地方的供应来取代是困难的。^④ 以德国为例,德国对华依存度极高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进口份额约为 80%)、手机(进口份额为 68%)以及某些纺织产品(进口份额为 69%),这些产品对德国经济至关重要。此外,很多对于生产特殊技术非常重要的,以及被欧盟归类为关键材料的稀土和原材料也被中国所垄断,在德国 85% 以上的钕和镨(用于电池生产或表面涂层)来自中国。^⑤ 对日本而言,中国是最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最大进口来源国。^⑥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 2024 年发布的《通商白皮书》显

① 《2020 年中国成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1 年 3 月 23 日, https://hr.mofcom.gov.cn/jmxw/art/2021/art_379c169bd54147a0ab677adfa788b22.html, 2024-11-23。

② 《欧盟统计局公布 2021 年欧中贸易数据,中国是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和最大的进口伙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2 年 5 月 17 日, https://hr.mofcom.gov.cn/jmxw/art/2022/art_1988304ef38d4f34a11d62c07b3fb3ad.html, 2024-11-23。

③ 《2022 年欧中贸易增长 22.8%》,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23 年 1 月 17 日, https://eu.mofcom.gov.cn/zojm/tj/art/2023/art_37f70e3d4d8f4532b253e12068d8df1e.html, 2024-11-23。

④ Maria Grazia Attinasi, et al., “Global Production and Supply Chain Risks: Insights from a Survey of Leading Companies,” in *ECB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7, 2023,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economic-bulletin/focus/2023/html/ecb.ebbox202307_01~2a0bcf0b48.en.html, 2024-11-24。

⑤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German Economy’s Dependence on China: Critical for Individual Products,” January 15, 2023,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news/german-economy-dependence-on-china-critical-for-individual-products/>, 2024-11-24。

⑥ 《中国同日本的关系》,中国外交部,2024 年 10 月, https://www.mfa.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sbgx_676840/, 2024-11-23。

示,日本有高达 1406 个品类依赖于从中国进口,这一数字是美国的 1.5 倍。^① 日本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包括笔记本电脑、有机化学品和稀土金属。此外,日本 90% 以上的进口家用电器来自中国。这表明日本在供应链方面对中国依存度较高。

在向中国出口方面,中国在 2021、2022 年连续两年成为欧盟第三大出口市场。^② 中国市场对欧盟的重要性逐年上升,欧盟对华出口额占欧盟总出口的比重从 2013 年的 8.5% 上升到 2019 年的 11.1%。中国主要进口制造业产品中对欧盟依赖度最高的是汽车产业,中国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额中超过一半来自欧盟。^③ 同样,中国广大的市场对于日本来说也意义非凡。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 2024 年 1 月份贸易数据,中国市场对日本出口贡献率最大的是半导体制造设备,出口额同比增长达 84.6%,贡献度^④ 达 5.9%,均远超其他地区。汽车出口额更是同比增长 111.4%,仅次于欧盟和美国。^⑤ 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中国在半导体制造设备和汽车市场的需求,已经成为推动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的关键动力。

为了应对对中国进出口的依赖,维护自身经济安全,日本和欧洲都推行一系列政策,并出台相应法规,以逐渐降低对中国供给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比如,2022 年 5 月,日本国会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该法旨在提升日本在关键技术和材料方面的自给自足能力,减少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以保护日本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然而,短期内日欧深化合作的同时难以忽视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

(二) 美国对日欧合作的支持和促进有其限度

从美日安全保障磋商委员会会议(“2+2”)发表的联合声明来看,美国

①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White Paper on International Economy and Trade 2024,” July 2024, https://www.meti.go.jp/english/report/pdf/0709_001a.pdf, 2024-11-25.

② 《欧盟与中国的货物贸易:2023 年逆差减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2024 年 3 月 8 日, <https://www.ccpit.org/belgium/a/20240308/202403089t57.html>, 2024-11-28.

③ 寇蕊:《中欧经贸依赖关系的变化及未来走向》,《欧洲研究》2022 年第 11 期,第 91—92 页。

④ 指该类商品日元变动额占上年度同期总额的百分比。

⑤ 《日本财务省最新公布的 2024 年 1 月份贸易数据》,中国新闻网,2024 年 2 月 28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gj/2024/02-28/10170965.shtml>, 2024-11-28; Japan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 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shinbun/trade-st_e/2024/2024016e.xml, 2024-11-28.

与日本在 2022 年首次明确表示“欢迎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和荷兰在内的欧洲伙伴和盟友通过欧盟和北约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加强参与”。^① 在 2023 年联合声明中,美国还表示“支持日本为完成北约《个性化伙伴关系计划》所作的努力,并欢迎日本通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加强对欧洲安全的重视。美国同样对日本加强与北约的合作,以及日本在北约亚太伙伴组织中的领导作用表示欢迎。”^②2024 年,在美日“2+2”会议上,两国外长和防长一致强调印度-太平洋和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挑战的相互关联性,支持日本加强与北约和整个欧洲的多边合作。^③ 然而,美国对日欧合作的支持与促进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体现为日欧合作是否有助于美国维护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遏制中国发展是达成这一目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有助于美国战略目标的达成,美国自然大力支持并参与其中,加强协调。如果无益于甚至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必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优势使日欧做出让步。

以经贸领域为例,随着经济全球化弊端不断显现,美国逐渐转向“经济保护主义”,更加注重国内产业经济发展,以增加各类补贴的方式增强美国制造业的投资吸引力。2022 年 8 月 9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2 年芯片和科学法》^④,16 日签署《通胀削减法》。^⑤《通胀削减法》颁布后,欧洲各国发布公报表示要以“欧洲方式”应对这一挑战。马克龙在 12 月访问美国时公开表示,除非美国及其盟友“重新同步”他们的经济政策,否则《通胀削减

①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U. S. -Japan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anuary 6, 2022, <https://www.defense.gov/News/Releases/Release/Article/2891314/joint-statement-of-the-us-japan-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 2024-10-10.

②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anuary 11, 2023, <https://www.mofa.go.jp/files/100444894.pdf>, 2024-12-01.

③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Joint Statement of the Security Consultative Committee (‘2+2’),” July 28, 2024, <https://www.state.gov/joint-statement-of-the-security-consultative-committee-22-2/>, 2024-10-26.

④ “Fact Sheet: CHIPS and Science Act Will Lower Costs, Create Jobs, Strengthen Supply Chains, and Counter China,” August 9,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8/09/fact-sheet-chips-and-science-act-will-lower-costs-create-jobs-strengthen-supply-chains-and-counter-china/>, 2024-12-01.

⑤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Guidebook,” <https://www.whitehouse.gov/cleanenergy/inflation-reduction-act-guidebook/>, 2024-12-01.

法》和《芯片法》可能会“分裂西方”并耗尽跨大西洋投资。^① 日本政府也警告称,美国新的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最终可能会阻止日本在该国的进一步投资,并打击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就业。^② 美国对待国际贸易组织的态度也与日欧相冲突。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美国阻止了世贸上诉机构的所有任命,导致该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实际上瘫痪。为此,中国和欧盟等成员国设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临时负责审理对世贸组织专家组裁决的上诉。在日欧高级别经济对话第二次会议上,欧盟邀请日本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2023 年 3 月 10 日,日本加入。^③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如果美国认定日欧合作有损其利益,特别是重点关注经贸领域利益,美国势必会从中阻挠,迫使日欧屈服。

(三) 日欧安全防务合作有其限度

日欧安全防务合作的范围和深度虽在持续拓展,却面临诸多制约因素。

首先,日本和欧洲国家近年来苦于经济增长乏力,还都面临严重的人口“少子老龄化”问题。在新冠疫情及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双方都面临着债务高企、通胀率持续攀升等问题。经济复苏前景难言明朗,举债发展军力争议不断,落实难度较大。从长期来看,人口增长缓慢直接制约了军事组织的发展建设,经济疲软则限制了双方在安全合作上的投入和行动能力。

其次,《日本国宪法》第九条制约了日本与北约及欧盟安全防务合作的深度。《日本国宪法》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利利的战争,放弃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对此,1981 年 5 月

① “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n l'honneur de la communauté française résidente aux États-Unis,” Novembre 30, 2022,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2/11/30/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en-l-honneur-de-la-communaute-francaise-residente-aux-etats-unis>, 2024-11-30.

② Reuters, “Japan Government Sounds Alarm over U. S. EV Tax Credits,” November 5, 2022,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autos-transportation/japan-government-sounds-alarm-over-us-ev-tax-credits-2022-11-05/>, 2024-11-30.

③ Ministry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Cabinet Approval on the Participation in the MPIA (Multi-Party Interim Appeal Arbitration Arrangement),” March 10, 2023, https://www.meti.go.jp/english/press/2023/0310_001.html, 2024-10-10.

29 日,日本政府表示:“作为主权国家当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在宪法第九条下所容许的自卫权行使,应限制在以防卫为目的的必要最小限度范围内,行使集体自卫权则超出了该范围,为宪法所禁止。”^①即日本虽然拥有集体自卫权,但是却不能行使集体自卫权。2014 年 7 月 1 日,安倍晋三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允许日本在盟国受到攻击时甚至在敌对国未攻击本国时行使武力。尽管如此,日本仍然受到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在武器使用、行动力度等都面临限制。此外,日本的“交战权”仍然不被承认,只能“使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武力来保护自己”,比如,占领敌方领土这种行为是不被允许的。^②也就是说,日本修宪成功,重新拥有交战权,其自卫队才能合法参与北约开展的军事行动。^③因此,日本目前在与他国防务合作上一般集中在技术共同研发,共同训练,武器出口等方面,在派遣军队方面仍然限于联合国维和任务、日美同盟框架,以及执行多样化任务框架。^④此外,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舆论仍然处于主导地位,普通民众对于军事合作仍然保持谨慎态度。

最后,欧盟内部分歧严重。尽管欧盟希望在印太地区加强其存在感,但是囿于地理位置因素欧洲国家在印太地区事务处理中始终处于边缘位置,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并提升其影响力。正如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在 2023 年香格里拉峰会上表示,“多年来,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被视为一个区域外行为体,对印太或亚洲的地区安全动态影响有限”。^⑤因此,对于是否要在印太地区倾斜战略资源,欧盟内部有较大分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曾对各成员国的政策制定者、国会议员、相关部委,以及来自学术界和非营利部门的卓越专家等进行一项研究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欧盟成员国普遍支持欧洲加强对印度洋—

① 衆議院、「答弁本文情報」、昭和 56 年 5 月 29 日、https://www.shugiin.go.jp/internet/itdb_shitsumona.nsf/html/shitsumon/b094032.htm, 2024-12-01.

② Ministry of Defense of Japan, “Overview and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National Defense,” https://www.mod.go.jp/en/d_act/d_policy/index.html, 2024-12-01.

③ 崔磊:《日本与北约安全合作的深化:成因、障碍及前景》,《太平洋学报》2023 年第 9 期,第 104 页。

④ 袁杨、梁宝卫:《日本 2 架 P-3C 巡逻机和 1 艘驱逐舰日前先后启程前往中东:日本海外派兵再卸“枷锁”》,《解放军报》2020 年 4 月 2 日,第 11 版。

⑤ “Singapore: Speech by HR/VP Borrell at Shangri La Dialogue,” June 3, 2023,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ingapore-speech-hrvp-borrell-shangri-la-dialogue_en, 2024-11-30.

太平洋地区海上安全的承诺,但只有少数成员国愿意投入军事资源来保护欧洲的利益。具体而言,12个国家准备参与航行自由行动,但只有德国和西班牙表示愿意在印太地区建立或增加军事存在。各成员国明显倾向于只参与非军事活动。^① 这表明,欧盟未来在印太地区传统安全领域方面仍然无法发挥有效作用。日欧未来战略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显然将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

结 语

在经济利益与战略需求的内在驱动,以及对华认知转变、“美国优先”与“美国缺位”、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与欧盟全面加强战略合作关系。2018年《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标志着日欧关系的发展达到了全新战略高度。此后,在战略伙伴关系框架下,双方在可持续互联互通、绿色领域、数字领域,以及安全防务领域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合作。但是,日欧关系的发展也存在一定的限度。双方合作既受其对华经济依赖制约,又受美国“有条件”支持的牵制,同时,还面临各自内部问题的种种制约。

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日欧加强全面战略合作,不仅强化了以美国为首的所谓具有“共同价值观”阵营对抗中国的协同效应,还加强了美国联盟体系的联动性、提升了日本战略地位,使南海、台海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未来日欧仍将继续深化合作关系。对于坚持并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的日本和欧盟来说,短期内很难期待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能在对外政策上放弃保护主义与孤立主义取向。在世界不确定性增加、国际政治回归权力政治的时代,作为志同道合的战略伙伴,日欧之间将继续深化合作关系。

^① Frédéric Grare, Manisha Reuter, “Moving Closer: European Views of the Indo-Pacific,” September 2021, <https://ecfr.eu/wp-content/uploads/Moving-closer-European-views-of-the-Indo-Pacific.pdf>, 2024-11-30.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ebruary 2025

Vol.46 No.1

ARTICLES

Protest Election and the Trump Turmoil: Observations and Analysis of the 2024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

Zhu Wenli (9)

In the 2024 U. S. presential election,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changes brought by 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 the shifts i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dynamics due to digital platforms suppressing traditional me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methods driven by algorithmic manipulation together created an ideal environment for political discontent to erupt. As a result, the moderate reform led by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 failed to gain sufficient popular support. Donald Trump won the election with his reckless demolishing style. His victory was swift and comprehensive, but not dominant or decisive. Nevertheless, Trump's audacious governing style in his second term has already shaken the U. S.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its pluralistic political ecosystem.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United State may further heighten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 de-globalization process.

An Analysis of Japan-EU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the Context of 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Zhang Boyu and Guo Ge (30)

The signing of the Japan-EU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EPA)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SPA) in 2018 marked a new strategic level of Japan-EU relations. Within this framework, Japan and the EU will conduct in-depth cooperation in key areas such as sustainable connectivity and high-quality infrastructure, climate change and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green sector, cross-border data flows in the digital sector, and security and defense collaboration. Japan-EU cooperation is driven not only by economic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needs but also by “the China factor”, “the U. S. factor” and the Ukraine crisis. The deepening of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Japan and Europe not only impacts the U. S. alliance strategy but also

profoundly affects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o-U. S. strategic competition, adding in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Strait. However, Japan and the EU face limitations in their cooperation due to their dependence on exports and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s and their “conditional” sup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Furthermore, challenges such as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conomic stagnation in Japan and European countries, co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in Japan, and internal divisions within the EU make it difficult for Japan-EU security and defense cooperation to advance further.

The Europeanization of Germany's China Policy and Its Constructive Effect on China-EU Relations

Huang Ying (56)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EU's China policy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cooperation to one of 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precaution, which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rman and EU policies. The European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 is a multidimensional dynamic process wi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correlations, as well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making it a useful framework for explain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ermany's and the EU's China policies. Germany has demonstrated strong adaptability and shaping capability in adjusting national policy preferences to EU institutional norms and projecting its policy preferences onto the EU level. Germany's China policy mainly follows three Europeanization paths: embedment, projection, and interaction, which implies three Europeanization forms: norm reinforcement, role reshaping, and elite socialization. In high-political areas such as diplomacy,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Germany's China policy closely aligns with that of the EU, primarily adopting an embedded approach with a high degree of Europeanization. However, in low-political areas such as trade, technology, environment, and energy, mismatches between Germany's and the EU's China policies frequently occur, leading Germany to adopt either a projection or interactive approach, where the degree of Europeanization remains low or unstable.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global shifts, Germany is increasingly integrating its China policy into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of the EU and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structuring of China-EU relations. The future of China-EU relations remains complex and uncertain, but there is still flexibility and room for reshaping Germany-China relations.